因纽皮雅克人的捕鲸技艺

——因纽皮雅克长者对国际极地年活动收藏品的阐释*

【美】阿伦・L. 克罗维尔 (倪凯 译)

摘 要:在白令海峡北部与北冰洋,2000年来阿拉斯加原住民捕猎弓头鲸的传统作为文化认同与维持生计的中心,一直存续至今。与史密森尼学会合作,因纽皮雅克爱斯基摩人的长者们阐释了19世纪晚期收集到的捕鲸工具的文化与精神内涵。这些具有艺术性的物品——狩猎工具与小舟、捕鲸仪式上使用的华丽服饰以及捕鲸船长的灵物——是在数十年的文化变化期间,由新英格兰捕鲸者、商人以及长老会传教士通过交往获得。尽管发生了变化,它们所表达的社会价值与精神观念已经存续下来,并且在当代的捕鲸活动中继续发展。当前的研究与展览,既受益于因纽皮雅克人的专业知识,也受益于巴罗与其他北方社区丰富的民族史文献。

关键词: 因纽皮雅克人 捕鲸艺术 捕鲸灵物 捕鲸礼仪

作者简介: 阿伦·L. 克罗维尔 (Aron L. Crowell), 美国史密森 尼学会北冰洋研究中心阿拉斯加分部主任、研究员, 人类学家, 研究方向为考古学、口述史与文化遗产学。

^{*} 本译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爱斯基摩史前史与考古学研究"(项目编号: 18AKG00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译自 Crowell, Aron L. 2009. The Art of Iñupiaq Whaling: Elders'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In *A Selection from Smithsonian at the Poles: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Science*, eds. Igor Krupnik, Michael A. Lang, and Scott E. Miller, pp. 99—113. Washington D. 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cholarly Press.

译者简介: 倪凯,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史。

引言

在白令海峡北部与北冰洋,2000年来阿拉斯加原住民捕鲸的传统一直存续至今(Brewster,2004; Freeman et al., 1998; McCartney, 1995,2003)。尤其是春季北极弓头鲸的狩猎——以及与其相关的筹备与庆祝活动——是一种文化认同与生存的焦点(Worl,1980)。这里有8个当代因纽皮雅克捕鲸村庄:诺伊克索特(Nuiqsut)、巴罗(Barrow)、温莱特(Wainwright)、霍普角(Point Hope)、齐瓦利纳(Kivalina)、卡克托维克(Kaktovik)、威尔士(Wales)、小代奥米德岛(Little Diomede)。还有两个尤皮克捕鲸社区甘贝尔(Gambell)与萨文加(Savoonga)坐落于圣·劳伦斯岛。

通过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 学部北冰洋研究中心的合作, 因纽特爱斯基摩社区成员对史密森尼学会收藏 的传统捕鲸装备进行研究,并重新审视这一古老的狩猎遗产。这一项目是第 一次国际极地年遗产的一部分。在美国政府捐助的阿拉斯加巴罗角国际极地 探险(1881-1883)中,自然科学家约翰・默多克(John Murdoch)从当地 的因纽皮雅克定居者中购买了超过1100件物品,包括各种各样的衣服、工具 与狩猎武器 (Burch, 2009; Fitzhugh, 1988; Krupnik, 2009; Murdoch, 1892; Ray, 1885)。本次讨论的这组 40 个与弓背鲸狩猎以及狩猎仪式有关的物品 有着非凡的意义。在 2002 年,来自巴罗的文化顾问团体——高级顾问老罗 纳德・布劳尔 (Ronald Brower Sr.)、肯尼斯・托瓦克 (Kenneth Toovak)、多 琳·西蒙兹(Doreen Simmonds)——访问了华盛顿特区,考察了默多克-雷 (Murdoch- Ray)的资料 ^①,还考察了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MNH) 与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MAI)(图片1)。后者的藏品包括从巴罗、霍普角 (Point Hope)、小代奧米德岛(Little Diomede)以及威尔士获得的物品,这 些物品是19世纪晚期由爱德华W. 尼尔森(Edward W. Nelson)、迈那・布 鲁斯 (Miner Bruce)、乔治 T. 埃蒙斯 (George T. Emmons)、J. 亨利・特纳

① 即约翰・默多克(John Murdoch)与帕特里克・亨利・雷(Patrick Henry Ray)的藏品资料。



图片 1 从左至右分别为: 肯尼斯·托瓦克、老罗纳德·布劳尔; 2002 年在美国印第安博物馆(照片由阿伦·克罗韦尔(Aron Crowell)提供)

(J. Henry Turner)、H. 里士満・马什(H. Richmond Marsh)与其他一些人获得。巴罗的年长者与翻译玛莎・艾肯(Martha Aiken),以及来自白山诺顿湾(Norton Sound)地区的顾问雅各布・阿赫温娜(Jacob Ahwinona)与来自国王岛(King Island)或诺母市(Nome)的玛丽・萨克拉马那(Marie Saclamana),对这些藏品的本土文献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一课题是北冰洋研究中心"知识共享"项目(Sharing Knowledge Program)的重点之一。这一项目收集土著的口述历史资料,探索史密森尼学会收集到的物品的当代认识(Crowelland Oozevaseuk,2006)。成果包括"知识共享"网站(http://alaska.si.edu)与一个阿拉斯加土著文化的大型合作展览,这个展览于 2010 年在安克雷奇博物馆(Anchorage Museum)开幕。通过与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的合作,位于巴罗的因纽皮雅克人文化遗产中心(Iñupiat Heritage Center)在 2005 年策划了以自身社区为基础的展览"捕鲸民族",展览的标题将捕鲸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核心(http://www.uaf.edu/museum/exhibit/galleries/whaling/index.html)。这次展览的主题强调"捕鲸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持续教育我们的年轻人展现对捕鲸的尊重,并且教育他们向整个社区分享收获。

因纽皮雅克人的捕鲸活动——接触与改变

史密森尼学会的藏品是在过去几十年快速的文化变革中获得的。美国商

业捕鲸船队于 1848 年来到白令海峡,于 1854 年来到巴罗地区(Bockstoce, 1986)。在 19世纪 80 年代期间,捕鲸工业将其重心转移到岸基作业,雇用了大量因纽皮雅克定居者,这极大地增加了外来文化与经济的直接影响(Cassel, 2003)。尽管巴罗的第一个岸基站点建于 1884 年,在巴罗角探险结束之后的一年,默多克(Murdoch)指出,通过与商业船队的接触,当地的捕鲸者早已获得后膛式枪用于捕猎北美驯鹿,并且获得了"大量技术显著提高的现代捕鲸工具"(Murdoch 1892:53)。新武器是载有炸弹的捕鲸镖枪(darting guns)与肩枪(shoulder guns),它们迅速地取代了石制尖头捕鲸镖枪与长矛。当地的居民现在"有丰富的铁、文明的工具、帆布与沉船木材,在这方面它们的条件改善了"(Murdoch, 1892:53)。在其他方面,默多克观察到由于"十足邪恶"的酒贸易,美国水手造成的社会崩坏,侵入疾病的影响,社会正处于衰落中。土著人口因为流感而减少,其他流行病也十分严重;驯鹿的减少使得食物短缺,捕鲸公司耗尽了鲸鱼和海象群。因纽皮雅克人愿意向收藏者出售或者交换传统物质文化器物或许与这种文化以及生活条件的转化有关(Fitzhugh, 1988)。

从 1890 年开始,长老会传教士积极寻求抑制萨满教、捕鲸仪式、狩猎仪式以及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观念(图片 2)。因纽皮雅克人的夸吉特(qargit),即仪式房子在传教士的压力下关闭,结束了在其内部举行仪式的传统(Larson, 1995)。霍普角最后的因纽皮雅克人的仪式屋(qargi)在



图片 2 1901 年在威尔士,捕鲸前人们在仪式屋跳舞(照片由苏珊娜·R.伯纳德 (Suzanne R. Bernardi)提供,安克雷奇博物馆(Anchorage Museum)档案 B96.9.06)

1910年停止使用,尽管基于先前仪式屋中家庭成员的社会差异依然非常重要(Larson, 2003; VanStone, 1962; Burch, 1981)。因纽特捕鲸船长或者称为 umialgich,保留了其社会与经济的中心作用,正如他们的妻子所做得那样(Bodenhorn, 1990),但是这些职位曾经广泛存在的宗教职责降低了。尽管受到与西方接触的影响,过去与现在的北极捕鲸社群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Anungazuk, 2003; Braund and Moorehead, 1995)。弓背鲸的捕获量巨大,他们每年从国际捕鲸委员会获得 56 头鲸的分配名额,分给 10 个阿拉斯加村庄。国际捕鲸委员会的配额基于 1910 与 1969 年能够维持生活的历史平均值确定(Braund and Associates, 2007)。捕鲸船长与他们以血亲为基础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在一整年的时间里都在准备捕鲸,进行狩猎,分配肉与鲸油。捕鲸船拥有手工制作的木质框架,一些村庄仍然使用一些树皮覆盖表面,包括巴罗。捕鲸节或者纳鲁卡塔克(Nalukataq)幸存下来,信使节(Messenger Feast)以现代的形式复兴。捕鲸的精神观念也持续存在。老罗纳德·布劳尔说道:

捕鲸者非常尊重他们的猎物……捕鲸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许多方面,这是我们神圣信仰的一部分。一年中我们都在做与捕鲸有关的事情——一些捕鲸的准备、庆祝、礼节和仪式的工作。①

华盛顿年长者的评论提供了现代与传统捕鲸方式之间的联系的深刻洞察,包括根深蒂固的文化观,鲸鱼是有感情的生物,会对人类的仪式与尊敬做出回应,通过奉献自身供养社会。

因纽皮雅克人捕鲸的年度周期: 过去与现在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因纽皮雅克人捕鲸资料包括一手的直接观察 (Murdoch, 1892; Nelson, 1899; Ostermann and Holtved, 1952; Ray, 1885; Simpson, 1875; Stefánson 1919; Thornton, 1931)、后来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的建构 (Curtis, 1930; Rainey, 1947; Spencer, 1959; VanStone, 1962), 也包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4A: 096—112.

括回顾性的口述历史与生活故事(Brewster, 2004; Pulu et al., 1980)。大多数可用的信息都与巴罗、霍普角以及威尔士有关。这里提供了这种多样化材料的概述,以及与当代实践的比较,以此作为史密森尼学会与年长者讨论的基础。

捕鲸准备

在传统的捕鲸模式中,因纽特船员在整个冬天和早春在船长的仪式屋中工作,为即将带来的狩猎准备工具。所有的事物——鲸叉、长矛、浮标、捕鲸船(umiag)框架——都必须是新做的或者刮干净,他们相信没有鲸鱼会



图片 3 捕鲸船长坐在捕鲸灵物下面,包括妇女的装饰有象牙链的桶,威尔士,1901。(图片由苏珊娜·R.伯纳德提供,安克雷奇博物馆档案 B96.9.05)

接近旧的或者不干净的工具(Curtis, 1930: 138; Rainey, 1947: 257-258; Spencer, 1959: 332—336)。船长的妻 子监督缝制新的髯海豹或者海象皮以 制作乌米亚克皮艇(umiag), 分配到 这项任务的女性在毗邻仪式屋的冰屋 (ice-block house) 里工作。女性为猎人 制作新衣服和靴子。仪式工具由捕鲸 船长的妻子准备,包括一个拥有象牙 饰品和链子的木桶(图片3)。捕鲸船 长(umialik)咨询萨满和顾问,寻求 仪式的建议和季节的征兆。他清理他 的冰窖,分发上一年的肉,为新鲸的 肉或者皮("parkas")腾出空间,这些 为人类所用的鲸鱼灵魂已经离开肉体 (Rainey, 1947: 259; Spencer, 1959: 335—336)

白鲸引领着早春的步伐,通常最先在开放水域被人们发现。在威尔士,这些白鲸被认为是弓头鲸的先锋,提前到来看看村子是否干净并且做好准备(Curtis,1930:152)。弓头鲸随后就会到来,这是为小船开辟道路,穿越海冰到达水域边缘的时候。船长取回自己藏在秘密洞穴和储藏室的捕鲸灵物(Spencer,1959:338—340),当灵物被放置在捕鲸船上时,它成为有生命的

存在。在威尔士,据说在狩猎的前一天晚上,小船用它架子上的支柱作为腿,会外出走到海上(Curtis,1930:152)。在乌米亚克出发之前,船长的妻子从她的桶中取出水给它喝(Rainey,1947:257),她自己会被认同为鲸鱼,在霍普角,船员在出海前会用捕鲸镖头假装刺她(Rainey,1947:259)。

在因纽皮雅克人的捕鲸社区,女性依然在每一个季节都缝制新的乌米亚克,尽管活动搬到了其他地区;在巴罗,这一活动在因纽皮雅克遗产中心进行。干净的新工具与衣服在现在同过去一样都被认为是展现人们对鲸鱼尊重的至关重要的存在(Brewster, 2004; Bodenhorn, 1990)。一些乌米亚克携带一些象牙制的鲸鱼灵物;另一些船上,在船舵手座椅的下侧刻有传统的弓头鲸图案(参阅下面的讨论)。冰窖每年都会被清理,为鲸鱼的身体提供一个受欢迎的家。

捕猎

传统上,在狩猎期间妇女不能进行缝制工作,因为缝合或者切断的行为可能会缠住或者破坏捕鲸镖头的绳索。船长的妻子在房子中静静地坐着模仿容易捕捉的温顺的鲸鱼。她不能弯腰或者进入地下肉窖,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受伤的弓背鲸进入冰下,在冰下会失去它(Rainey,1947:259;Spencer,1959:337—338)。

当猎人接近一头鲸时,捕鲸手从船头的桨形支架上举起他的武器,将其近距离地刺入鲸的背部。镖枪的头插入鲸鱼的身体中,鲸鱼潜水时拖着与镖头相连的绳子以及海豹皮制成的浮漂游动。猎手为武器装上一个新的镖头,准备鲸鱼浮起时再次攻击。其他船只加入狩猎。鲸鱼最终精疲力竭躺在水面上,被石制的长矛刺死(Murdoch,1892: 275—276; Rainey, 1947: 257—259)。船长的妻子在冰的边缘迎接鲸鱼,吟唱或诉说欢迎词,将她桶中干净的水泼洒到鲸鱼的口鼻部(Curtis,1930: 141; Osterman and Holtved, 1952: 26; Spencer, 1969: 345; Stefánsson, 1919: 389)。尤皮克(Yupik)和西伯利亚的捕鲸文化分享了这种做法,这可以消除鲸鱼对淡水的渴望。传统上,因纽皮雅克人会给他杀死的所有海洋哺乳动物饮用淡水,给所有陆地动物品尝海豹或者鲸鱼的油脂(擦在他们的鼻子上),他们相信陆地和海洋的生物渴望这些在它们的一生中都无法享用的物质(Brower, 1943: 16; Rainey, 1947: 267; Spencer, 1969: 272; Stefánsson, 1919: 389; Van Valin, 1941: 199)。

当代的春季鲸鱼狩猎与过去的过程大致相同。5月初,狩猎队在冰边扎营(Brewster, 2004: 131—163)。大多数船员使用皮质的乌米亚克(在狩猎期间用桨而不是发动机推动)接近鲸鱼,因为传统的小艇比木头或者金属小艇要安静的多。使用镖枪的猎手和使用抛绳枪的枪手立在船头,准备将猎物一击毙命。除了现在正在使用的这些古老武器,新的技术发明也应用于捕鲸。捕鲸者用雪地机器与雪橇推着他们的小船与工具扎营,同时现代通信工具加强了物流与狩猎的安全。他们使用高频(VHF)无线电台、无线步话机、GPS装置、卫星电话以及预测冰层与天气情况的网络作为辅助。1997年在巴罗,当近岸的冰消融,142名捕鲸者在雾与大雪中漂泊,直升机借助 GPS 通过冰上的人使用无线电传送的坐标实施了救援(George et al., 2004)。

一些古老的习惯与禁令被保留下来,然而其他的消失了。今天同过去一样,在捕鲸的营地依然保持着安静,因为动物有敏锐的听觉。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在冰上烹饪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但是在传统的规范中,这是被禁止的(Rainey,1947: 259; Spencer,1959: 337)。船长的妻子尽量保持平和与安静,以影响鲸鱼将自己给予人类的决定(Bodenhorn,1990)。尽管或许他们已经不再按照风俗给鲸鱼提供淡水饮用,但是船长的妻子与她的丈夫表现得像"好客"的主人,他们在纳鲁卡塔克(Nalukataq)庆祝活动、圣诞节、感恩节时,会把肉分享给动物。

礼仪与宗教仪式

因纽皮雅克人主要的捕鲸仪式纳鲁卡塔克(Nalukataq),代表了未被破坏的传统,从前接触时期(precontact times)一直延续到现在(Brower, 1943:61—63; Curtis, 1930:135—160; Larson, 2003; Murdoch, 1892:272—275; Spencer, 1969:332—353; Rainey, 1947:262)。纳鲁卡塔克紧随捕鲸季节而来,在户外举行庆祝,因而受仪式屋的影响很小。每一个成功的捕鲸船长都会给村庄带来丰盛的鲸鱼肉和皮脂(maktak),这是无比荣耀的行为。鲸鱼船侧倾,在庆祝场地周围悬挂着每一名船员的旗帜,迎风飘扬。盛宴之后是跳舞、唱歌、竞技游戏,包括给予节日名字的"掷毯子"(blanket toss)游戏。在纳鲁卡塔克期间,每个人都会收到新靴子与皮制大衣。

阿普戈蒂仪式(Apugauti)标志着捕鲸季末尾一位成功的捕鲸船长将

他们的船最后一次带回岸上。这是一次庆祝船儿成功返航的节日。船长升起他的旗帜,每个人都被邀请吃发酵的鲸鱼肉(mikigaq)、鲸鱼舌以及皮脂(maktak)。同样还会提供野生的雁汤。

信使节(the Messenger Feast, Kivgiq)是冬季跳舞、赠送礼物的节日。曾一度广泛存在于阿拉斯加西北部、诺顿湾的尤皮克地区、育空-库斯科奎姆三角洲(Yukon-Kuskokwim Delta)以及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Bodfi sh, 1991: 23—24; Burch, 2005: 172—180; Curtis, 1930: 146—147, 168—177, 213—214; Kingston, 1999; Lantis, 1947: 67—73; Nelson, 1899: 361—363; Oquilluk, 1973: 149—150; Ostermann and Holtved, 1952: 103—112; Spencer, 1957: 210—228)。因纽皮雅克人的信使节在 20 世纪早期结束,但是阿拉斯加北坡管理区的市长乔治·阿赫毛亚克(George Ahmaogak)先生于1988年帮助因纽皮雅克人在巴罗恢复了这一节日。现在在巴罗每两年举行一次庆祝活动,吸引了来自阿拉斯加、俄罗斯、加拿大以及格林兰岛的游客与舞蹈团。

在传统的信使节开始之前,村庄的领导人(通常是捕鲸船长)发送信件给另一个社区的首领们,邀请他们及他们的亲戚举行为期五天的仪式。在巴罗(Utqiagvik),客人来到仪式屋观看他即将收到的大量礼物,包括装满油的海豹皮、武器、雪橇、皮划艇。虽然没有具体的捕鲸仪式,信使节(Kivgiq)是以捕鲸为基础的沿海经济的表现,也是捕鲸船长(umialgich)的社会控制权的表现。

在礼仪房消失之前,秋天和冬天是举行其他捕鲸和狩猎仪式的时候。在 巴罗,紧跟捕鲸季而来的是在仪式屋举行的盛宴与舞蹈,此时人们会带几种 类型的面具。关于这些舞蹈的细节几乎没有被记录或者被记住,至少在巴罗 是这样的。默多克(Murdoch)购买了一打在仪式屋仪式上使用的面具,但 是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使用这些面具。在霍普角,每年冬天都会在礼仪房子中 举行狩猎仪式,一直持续到 1910 年,菲乐迪克·雷尼(Froelich Rainey)在 1940 年记录了长者对这些仪式的描述(Rainey,1947)。鲸鱼、海豹、北极 熊、北美驯鹿、海象、鸟的形象被雕刻并悬挂在仪式屋里,作为仪式的一部 分供养。一个嵌有象牙制的眼睛的面具悬挂在油灯的上面。在不被发现的情 况下,捕鲸船长争先恐后地去偷这个面具。胜利者将面具藏在自己的贮藏地, 作为春季捕鲸的灵物使用。



图片 4 捕鲸叉支架, 巴罗, 1881-1883. 默多克-雷藏品。 NMNH E089418.30 厘米高

选定的讨论对象

捕鲸镖枪支架

捕鲸镖枪支架固定在捕鲸船的船头, 作为 捕鲸手支撑他的武器的地方(Murdoch, 1892: 341—343; Nelson, 1899; 226; Spencer, 1959; 342-343)。这些工具往往装饰有鲸鱼图案,可 能被视为狩猎的灵物。1927年在威尔士,一个木 制捕鲸镖枪支架在一位捕鲸船长陈旧的捕鲸灵物 的贮藏地被发现(Curtis, 1930: 138)。

默多克-雷收藏品中的一个捕鲸镖枪支架蚀 刻有鲸鱼尾鳍的图案(图片4),并且每一个镖 枪都刻画了鲸鱼的头与前半部躯体 (Murdoch, 1892: fig. 348)。老罗纳德·布劳尔指出每个枪 上的鲸鱼背部都有一个蓝色珠子, 镶嵌在刻画的 "X"的中心。他解释道,这里是鲸鱼生命力量的

位置,并且是捕鲸镖枪瞄准的位置。布劳尔补充说,当蓝色呈现在捕猎工具 上时,它是武器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增加美观。^①他说道:

蓝色给予我们基于精神信仰、基于 sixa 力量的联系——sixa 的意思 是"天空"——控制着生命。Sixa是某种事物、它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你呼吸它。当你仰望天堂时,看到的是蓝色。所以蓝色成为一种重要的 颜色,它帮助人们把鲸鱼带回家。②

另一个来自威尔士的捕鲸镖枪支架(图片5)由 E. W. 尼尔森(E. W. Nelson) 于 1881 年 获 得 (Nelson, 1899; Pl. LXXVIII—37), 由 两 块 海 象 象牙制成,用象牙楔子连接在一起。在镖枪支架的正面与背面镶嵌有巨鹰 (Tinmiagpat)捕捉鲸鱼的图片以及举起爪子的动物——可能是北极熊——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0A: 413—430.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158—172.

雕刻在两边。关于巨鹰(或者说雷鸟)的故事——巨鹰捕食鲸鱼、驯鹿以及人——在因纽皮雅克人、楚科奇人,科里亚克人,圣劳伦斯岛尤皮克人、阿留申人以及北太平洋其他民族中传播(如:Bogoras,1904—1909:328;Curtis,1930:168—177;Ivanov,1930:501—502;Jochelson,1908:661;Nelson,1899:445—446,486—487)。尽管他的名声让人恐惧,这些



图片 5 捕鲸叉,威尔士,1881, E.W. 尼尔森藏品。NMNH E048169.15 厘米高

鸟中的一只被称为"鹰母",据说这只鹰教会了因纽皮雅克人信使节的歌与舞蹈(Kingston, 1999)。

检查捕鲸镖枪支架时, 白山的雅各布·阿赫温娜说道:

根据我爷爷的说法,这些鸟从大山后面升起,直冲云霄。当他们从那里出发,它们会向外飞到海上,将鲸鱼抓起(用它们的魔爪),就像鹰在河里抓鲑鱼一样。恰巧就在这里,看到了这种鸟正在那里抓住鲸鱼,然后飞回那些高山,那是它们筑巢的地方。当他们把鲸鱼带回时,生活在附近的小虫子吃一些鸟巢附近的残余物。那些虫子在那里爬行,我的奶奶说,它们如年轻的海豹一般大。①

阿赫温娜回忆道,就在几年前,他正在临近诺母(Nome)的番尼河(Penny River)狩猎松鼠,当时天空无云,却有一个巨大的阴影从地面掠过。或许是某一只巨鸟从这里经过前往白令海峡。

储物盒

一个用来盛放和保护捕鲸镖枪刀片的木制容器,在捕鲸的时候会被带在乌米亚克上。捕鲸船长在捕鲸季结束后将盒子同其他狩猎灵物、灵物以及礼仪用品一起收藏起来(Bockstoce, 1977: 102; Curtis, 1930: 138—139; Kaplan et al., 1984; Kaplan and Barsness, 1986: 138; Murdoch, 1892: 247—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0B: 412—434.

250; Nelson, 1899: 163, 439)。因纽皮雅克的捕鲸者相信刀片贮藏箱对狩猎的成功会产生影响(Nelson, 1899: 439),尽管关于他们的确切概念历史并没有记载。盒子通常呈现为鲸的形状,但是其他一些呈现为其他动物的形象,例如北极熊和鸟。



图片 6 盛放鲸叉刀片的鲸鱼形盒子, 地点未知, 1900, G. T. 埃蒙斯藏品。 NMNH E204778.45 厘米长

长者们检查了这个由 G. T. 埃蒙斯(G. T.Emmons) 大约在 1900 年收集到的鲸鱼形盒子(图片 6), 默多克-雷的藏品中也有相似的器物(Murdoch, 1892: 246—248)。它的腹中装有四个三角形板岩刀片,固定在木盖下面。该动物的尾巴显示了剪断的尖部,这显然是参考了将尾鳍或者鳍状肢末端切断,并且将它们送给船长的妻子以宣布狩猎成功的传统做法(Curtis, 1930: 140—141; Rainey, 1947:

260; Spencer, 1959: 344)。今天,正如长者的评论,鲸鱼的尾鳍尖部依然被剪掉,但是是出于实际原因,减少在海上拖拽猎物的阻力。

布劳尔(Brower)把箱子比作现在船长随船携带鲸鱼炸弹的箱子。布劳尔说道:

从精神意义上说,我的观察是,我们的捕鲸者依然保留着一些古老信仰。但是我们现在有了鲸鱼枪盒——在里面装有我们的弹药——取代了像这样的盒子。这在过去的时候必定像一个弹药箱。今天我们有了称之为弹药箱的盒子,在里面我们存有所有相同类型的工具,用来实现杀死鲸鱼的目标。①

提到刀片盒,肯尼斯·托瓦克说道"它们如此强大,其中一些拥有魔力。"^②他认为这些可能是萨满所有。在霍普角,人们拥有强大的捕鲸"药物"系统,像刀片盒一样的盒子用于盛放药品。布劳尔得出结论: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052—059.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135.

这是为鲸鱼制作的盒子。传统信仰涉及鲸鱼的灵,鲸鱼的灵和人的 灵相互缠绕。人们希望鲸鱼将自身奉献给捕鲸者。它们不仅将自己奉献 给捕鲸者,而且还奉献给拥有宗教礼仪职责的船长的妻子。因为船长的 妻子保持了家庭的整洁。因为人们相信鲸鱼的灵是一个女孩的灵。^①

布劳尔在这里指的是,拥有雌性鲸鱼灵的捕鲸船长妻子的身份,这被刀片盒两边的艺术想象揭示出来。此外,鲸鱼并不是将自身奉献给捕鲸者,而是奉献给他们的妻子,以肯定她们的技巧、慷慨、遵守礼节(Bodenhorn,1990)。

船座

在霍普角,刻有鲸鱼图案的木板(plaques)楔入乌米亚克的船头,在鲸叉手的前面制作了一个小甲板。鲸鱼的形象在木板的底部一侧,并且朝下,因此不被看到。据富勒利克·雷尼(Froelich Rainey)1940年的报道,鲸叉

手轻拍平台的顶部,并且同时唱歌,召唤隐藏的鲸鱼浮出水面(Lowenstein, 1993: 150)。

从威尔士的村庄谈论这个例子(图片7), 巴罗的长者们表示既可以将它放置在船头(像 霍普角一样),也可以将它放置在船尾作为舵 手的座位。在两个位置,鲸鱼的图案都在朝下 的一面。托瓦克(Toovak)说道,当作为船 头的甲板时,木板将会放置缠好的髯海豹皮线 (aklunaaq),这些髯海豹皮线与捕鲸叉相连接。

一个刻有鲸鱼形象的属于乌米亚克



图片 7 乌米亚克的座位或者 甲板,威尔士,购于1958年。 NMAI 226908.000.42.5厘米宽

的座位或者甲板。托瓦克说道,"Uvvakii agviqsiuqtinmakua umiagiratin piqpagipiagataguugait qutchiksuag isuugait. Tavra tainna umialguruam marra sugauttani."(因此,捕鲸者确实尊重他们的船并高度重视。这些是船长的物品)。布劳尔说道,鲸鱼的图案作为捕鲸仪式的一部分出现在船上,它的使用是因组皮雅克人神圣信仰的一部分。②正如他在先前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152—170.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4A: 031—116.

这种做法仍在继续。"有些捕鲸船仍然有鲸鱼的象牙雕像,绑在船上。或者在船尾舵手的座位朝下的一面刻有鲸鱼的雕像。^①

象牙捕鲸灵物

默多克收集了 21 个由海象象牙、木头以及滑石制成的鲸鱼雕像,他认为这很可能是捕鲸的灵物,将会在乌米亚克上携带(Murdoch,1892: 402—405)。在这些雕像中,有三个非常小的雕刻品用深色的海象牙制成(图片8)。较小的两只是一雌一雄配好的一对(分别是图上最左边和最右边),中间最大的一个雕像是另一只雌鲸,这由外部描画的性器官辨认出来。布劳尔称这种类型的雕像为 qaagliñiq,意思是一种能够吸引动物但是不强迫他们的灵物,它拥有"带来的力量"。他将这种灵物与更强大的称为顿嘎克(tuungaq)②(萨满的助灵)的灵物进行比较,萨满用这种灵物来控制动物的灵,并且拥有"杀戮的力量"。③他和其他长者用 aanguaq 这个更模糊的词汇,作为以上两者的同义词。



图片 8 象牙制鲸鱼灵物, 巴罗, 1881—1883, 默多克-雷藏品。 从左到右: NMNH E089324, E089325, E089323, 最大的 15 厘米长

鲸鱼的滑石雕像

另一个鲸鱼形象(图片9),大约5英寸长,由默多克收藏,似乎刻在一个滑石锅的底部(Murdoch, 1892: 404)。在长者的讨论中,这种雕像即称作 aanguaq(护符),也称作 uungaq(萨满的助灵)。观察涂抹在图像上的似乎是血的物质,布劳尔认为,"像这样的事物可能由萨满携带,它会添加来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063.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378.

³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1A: 166.

自鲸的血液。所以他随身携带着鲸鱼的生命力量。"将这一物品与象牙捕鲸灵物(前面提及)进行比较,他说道,一个比另一个拥有更多的生命力量,依赖于萨满的强大而更强大。这种滑石雕像作为灵物使用,确保鲸鱼被捕获。"①

再回到萨满教的主题,布劳尔说道,

肯尼斯·托瓦克和我刚才在谈,当 我描述这些萨满曾经使用的物品时,长 者提醒我们,这种类型的生活已经过去。



图片 9 滑石鲸鱼护符,巴罗, 1881—1883,默多克-雷藏品。 NMNH E089557.15 厘米长

它已经结束。它是我们没有继承下来的事物,因为生活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基督教进入之前——已经逝去。并且与之相关的力量也消失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民族接受了新的信仰,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不需要古老的生活方式以确保成功。②

头 带

1901年, H. 里奇蒙·马什(H. Richmond Marsh)在巴罗获得了一个头带,这个头带由白色皮革、动物牙齿(驯鹿或者多尔绵羊的门牙)、红色的珠子、筋线等组成(图片 10)。默多克记录称这种多尔羊皮做的悬挂着石头鲸鱼雕像的头带是"捕鲸者的徽章",在准备春季狩猎的仪式与狩猎的过程中,



图片 10 装饰有羊和驯鹿牙齿的头带, 巴罗, 1901, H. 里奇蒙·马什。 NMNH E209841. 周长 25 厘米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1A: 166—220.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2A: 148—159.

捕鲸船长与猎手佩戴这一徽章 (Murdoch, 1892: 142)。这些头带中的一些还装饰有山羊牙齿。同样是在巴罗,约翰・辛普森 (John Simpson)观察到,头带用北美驯鹿的皮制成,并且悬挂着驯鹿的牙齿,这些头带"只有从事捕鲸活动时"才穿戴 (Simpson, 1875: 243)。

在巴罗角探险期间,默多克没有获得一个例证,因为这些物品价格很高且很少拿出来售卖。巴罗的长者们对这种类型的头带知之甚少。这些头带不再被穿戴。他们认为,这种头带可能是妇女的装饰品,在庆祝秋分的传统仪式上穿戴,"这一天两个恒星出现"(aagruuk)——这一天也称为因纽皮雅克人的新年——抑或是在信使节穿戴。①

给鲸饮水的桶与桶柄

年长者认为美国印第安国家博物馆(NMAI)藏品中一个来自威尔士的木桶,或许是捕鲸船长妻子用来为新捕的鲸提供淡水的桶。用于此目的的水桶,同样用鲸须制作。肯尼斯·托瓦克与布劳尔辨认了桶的各种配件。边缘的象牙雕刻呈现为北极熊头和鲸鱼的形象。几种"猎人的物品"悬挂在一根皮制的线上:一个北极熊的牙齿、一个海象的牙齿、捕鲸镖枪头部的一部分、用于捕鸟的投石器的象牙秤砣、海豹皮浮漂的象牙塞子。还有两个浮漂塞子(puvuixutanit)绑在把手上。布劳尔认为,所有这些装饰品都是狩猎与政治领袖成功的标志。"社区尊重领袖",这通过为其制作这种性质的礼物体现出来(桶体现出来),尤其是如果他是一个成功的猎人。②



图片 11 妇女的仪式桶,威尔士,1952 年购买。NMAI 218952.000.23 厘米高



图片 12 仪式桶的提手,雪橇岛,1881, E. W. 尼尔森藏品。NMNH E044690.30 厘米长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8A: 221—311.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34A: 241—334.

一枚来自雪橇岛的拥有鲸鱼形象的象牙手柄(图片 12)属于相同类型的桶。布劳尔说道,"给鲸饮水的仪式帮助鲸鱼由海洋转移到陆地。" ^①

历史上,这样的桶还用于其他的仪式。当捕鲸船出发时,捕鲸船长的妻子给捕鲸船饮水,因为海豹皮制成的乌米亚克本身被视为某种活着的海洋哺乳动物(Brower,1943:48; Rainey,1947:257; Spencer,1959:334; Thornton,1931:166—167)。在霍普角,妇女举起水桶献给阿里戈努克(Alignuk)——控制野生动物的月神。人们说道,如果妇女盆中的水清澈且干净,阿里戈努克将会降下一头鲸给他,意味着她的丈夫在春天的狩猎中获得成功(Pulu et al.,1980:15—16; Rainey,1947:270—271; Osterman and Holtved,1952:228)。在霍普角与巴罗,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每年都为捕鲸船长以及他们的妻子制作新桶。每一次,这都能更好地展示捕鲸船长增长的经验。在仪式屋,水桶的引入伴随着歌曲与仪式(Rainey,1947:245; Spencer,1959:334)。

舞蹈手套

1881年 E. W. 尼尔森收集到的一幅霍普角的手套(图片13),由鞣制的北美驯鹿皮制成,并且装饰有一串红白蓝相间的珠子,在手腕部位装饰有桤木色穗饰(Nelson,1899:38,Pl. XX—1)。一个套在脖子上的保护绳装饰有铜圈与蓝色珠子。根据肯尼斯·托瓦克的说法:



图片 13 人们跳舞的手套,波因特霍普, 1881, E. W. 尼尔森藏品。NMNH E064271.30 厘米长

"有时候一个男人拥有一

首特别的舞曲、一首原创歌曲……Atuutiqaguurut taipkuagguuq atug uuramihnik"("他们唱的是短歌")……并且他已经为他创作的歌曲准备了手套。

他补充道,这些舞曲通常由捕鲸者在夏季捕鲸节(Nalukataq)与冬季捕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9A: 217—259.

猎仪式表演;在霍普角,歌曲俨然是不同氏族的财富。手套只有在跳舞时带上,跳完后就脱下,这一习俗在现代的展演中依然能看到。^①



图片 14 夏季捕鲸节孩童的夏季短靴, 地点未知, 1931, 维克多·J. 埃文斯 (Victor J. Evans)捐赠。NMNH E359020.16 厘米高

夏季短靴

托瓦克认为一双短靴(图片 14)是做来给小孩子在夏季捕鲸节(Nalukataq)期间穿的。薄鞋底是用年轻的髯海豹皮做的,已经挤压软化,并且脚趾、两边还有脚跟位置都微微向上弯曲。简·布劳尔(Jane Brower)辨认出,鞋面用脱色后赤杨木染过的海豹皮制作,然而上面的装饰与带子用普通的脱色海豹皮制成。

罗纳德・布劳尔说道:

在过去,所有男人、女人、孩童盛宴后都会穿上最好的衣服,此时他们开始庆祝与跳舞。他们吃完后,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 $^{\bigcirc}$

讨论

1881—1883 年巴罗角探险的领袖分配给人类学的记录与收集工作,重要性比其他科学的工作更低。只有在可以暂时搁置正在进行的磁和气象观测的情况下,才能在短时间内实施。默多克的《巴罗角探险的人类学成果》(1892),虽然存在漏洞和缺陷(特别是涉及社会与礼仪生活的部分),却反映了一种在考察中克服时间与机会局限的卓越努力(cf. Burch, 2009, thisvolume)。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努力的最终价值在当时无法预期。或许对于探险的成员来说更明显的是,巴罗角的因纽皮雅克人处于文化的转折点,受到商业捕鲸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打击。尽管默多克认为他们本质上是保守的人,依然保持着独立,并且尚未被变化压倒,他记录了他们在社会上面临

①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8A: 003—037.

② Alaska Collections/Sharing Knowledge Project, Tape 27A: 398—436.

的新压力。在探险后的几十年中,随着陆基捕鲸站的出现,长老会的传教,粮食短缺和流行病的出现,这些压力越来越大。

在 1883 年肯定预见不到,一个多世纪后,最北端的阿拉斯加村庄仍在捕鲸,而这种做法将仍然是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重要中心。由于这种惊人的稳定性,从 19 世纪晚期以来,捕鲸物品依然是持续的文化传统的清晰路标。一些 19 世纪的类型,例如象牙狩猎符雕刻,目前仍在使用。其他方面则可以在持久的概念框架内进行解释,即鲸与人之间的互惠关系,并具有仪式和尊重的义务。

博物馆藏品的新用途在 1883 年同样是不能想象的,尤其是当前强调他们可用于阿拉斯加土著文化的解释、文化教育与基于社区的展览(Crowell, 2004; Clifford, 2004; Fienup-Riordan, 1996, 2005)。这里的合作仅是初步的,受限于时间与资源,仅有很少的因纽皮雅克长者能够查看史密森学会的材料,默多克-雷的藏品也只有一小部分得到查看。因纽皮雅克人的顾问,指出了囊括所有捕鲸社区长者的必要性,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的村庄资料进行更深入的评论。有这样一个机会,这篇文章中讨论的物品以及来自阿拉斯加土著文化区域的超过 600 件其他藏品,将会被带去安克雷奇(Anchorage),在 2010 年展出。位于安克雷奇的北极研究中心展览馆(Gallery),将设计来不仅用于展示,而且还将作为一个研究中心,社区成员可以从它的藏品中中取出任何一件研究和讨论。史密森学会的藏品,包括一些在第一次国际极地年收集的部分藏品,表现了一种科学的、文化的与历史的遗产,将会继续产生新的意义。

致 谢

我由衷地感谢以下人员,他们分享了他们关于捕鲸的专业知识、因组皮雅克文化以及史密森学会的藏品:卡韦拉克(Kawerak)长者顾问委员会的雅各布·阿赫温娜、北坡(North Slope)自治区学区的玛莎·艾肯、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老罗纳德·布劳尔先生、因纽皮雅克遗产中心的简·布劳尔、巴罗北极科学学会的肯尼斯·托瓦克、诺母公立学校的玛丽·萨克莱玛娜与因纽皮雅克历史、语言与文化协会的多琳·西蒙以及阿拉斯加大学博物馆的特里·迪其(Terry Dickey)、秦万达(Wanda Chin)与凯伦·布鲁斯特(Karen Brewster)。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北冰洋研究中心的道恩·比迪森(Dawn Biddison)提供了支持性研究并编辑了华盛顿顾问会议的

笔录和翻译。拉斯穆森基金会(the Rasmuson Foundation)、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共享白令海遗产项目(Shared Beringian Heritage Program)、阿拉斯加大学博物馆、史密森学会为项目提供了资金与支持,在这里感激不尽。感谢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北冰洋研究中心的伊戈尔·克鲁普尼克(Igor Krupnik)与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凯伦·布鲁斯特的评审。

参考文献

Anungazuk, H.O.

2003, "Whaling: Indigenous Ways to the Present." *In Indigenous Ways to the Present: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ed. A. P. McCartney, pp. 427—432.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Bockstoce, J. R.

1977, Eskimos of Northwest Alask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Based on the Beechey and Belcher Collections and Records Compiled during the Voyage of H.M.S. Blossom to Northwest Alaska in 1826 and 1827, ed. T. K. Penniman. University of Oxford, Pitt Rivers Museum Monograph Series No. 1. Oxford, U.K.: Oxprint Limited.

Bockstoce, J. R.

1986, Whales, Ice, and Men: The History of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Bodenhorn, Barbara.

1990, "I' m Not the Great Hunter, My Wife Is." Iñupiat and Anthropological Models of Gender. Études/Inuit/Studies, 14 (1—2): 55—74.

Bodfish, W., Sr.

1991, Kusiq: An Eskimo Life History from the Arctic Coast of Alaska, ed. W. Schneider, L. K. Okakok, and J. M. Nageak.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Bogoras, W. 1904—1909. "The Chukchee." *In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 7, ed. F. Boas. New York: A. Stechert.

Braund, S. R., and Associates.

2007, Quantification of Subsistence and Cultural Need for Bowhead Whales by Alaska Eskimos. Prepared for the Alaska Eskimo Whaling Commission,

Barrow. http://www.iwcoffi ce.org/documents/ commission/IWC59docs/59-ASW6.pdf(accessed 5 August 2007) .

Braund, S. R., and E. L. Moorehead.

1995, "Contemporary Alaska Eskimo Bowhead Whaling Villages." *In Hunting the Largest Animals: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and Subarctic*, ed. A. P. McCartney, pp. 253—280. Edmonton: Canadian Circumpola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lberta.

Brewster, K., ed.

2004, The Whales, They Give Themselves: Conversations with Harry Brower, Sr. Fairbanks: University of Alaska Press.

Brower, C.

1943, Fifty Years Below Zero: A Lifetime of Adventure in the Far North, 4th ed.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mpany.

Burch, Ernest S., Jr.

1981, *The Traditional Eskimo Hunters of Point Hope*, *Alaska*: 1800—1875. Barrow, Alaska: North Slope Borough.

Burch, Ernest S., Jr.

2005, Alliance and Conflict: The World System of the Iñupiaq Eskimo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Burch, Ernest S., Jr.

2009,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Alaskan Ethnography: The IPY Expedition to Barrow, 1881—1883." *In Smithsonian at the Poles: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Science*, ed.I. Krupnik, M. A. Lang, and S. E. Miller, pp. 89—98.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cholarly Press.

Cassell, M. S.

2003, "Eskimo Laborers: John Kelly's Commercial Shore Whaling Station, Point Belcher, Alaska, 1891—1892." *In Indigenous Ways to the Present: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ed. A. P. McCartney, pp. 387—426.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Clifford, J.

2004, Looking Several Ways: Anthropology and Native Heritage in Alaska.

Current Anthropology, 45 (1): 5—30.

Crowell, A. L.

2004, Terms of Engagement: The Collaborative Representation of Alutiiq Identity. Études/Inuit/Studies, 28 (1): 9—35.

Crowell, A. L., and E. Oozevaseuk,

2006, The St. Lawrence Island Famineand Epidemic, 1878—1880: A Yupik Narrative in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rctic Anthropology*, 43 (1): 1—19.

Curtis, E. S.

1930,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vol. 20, ed. F. W. Hodge.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mpany. [Reprinted, 1970.]

Fienup-Riordan, A.

1996, The Living Tradition of Yup'ik Masks: Agayuliyararput, Our Way of Making Pray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Fienup-Riordan, A.

2005, Yup'ik Elders at the Ethnologisches Museum Berlin: Fieldwork Turned on Its Head. Trans. M. Meade, S. Lührmann, A. Karlson, and A. Paul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and Calista Elders Council.

Fitzhugh, W. W., ed.

1988, "Introduction." In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 by John Murdoch, pp. xiii—xlix [orig.published 189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Freeman, M. M. R., L. Bogoslovskaya, R. A. Caulfi eld, I. Egede, I. I. Krupnik, and M. G. Stevenson.

1998, Inuit, Whaling, and Sustainability.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George, J. C., H. P. Huntington, K. Brewster, H. Eicken, D. W. Norton, and R. Glenn.

2004, Observations on Shorefast Ice Dynamics in Arctic Alaska and the Responses of the Iñupiat Hunting Community. ARCTIC, 7 (4): 363—374.

Ivanov, S. V.

1930, "Aleut Hunting Headgear and Its Ornament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thi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mericanists*, New York, 1928, pp. 477—504.

Jochelson, W.

1908, "The Koryak." In *The 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 vol. 6, ed. F. Boas. New York: A. Stechert.

Kaplan, S. A., and K. J. Barsness.

1986, Raven's Journey: The World of Alaska's Native Peopl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Kaplan, S. A., R. H. Jordan, and G. W. Sheehan.

1984, An Eskimo Whaling Outfit from Sledge Island, Alaska. *Expedition*, 26 (2): 16—23.

Kingston, D. M.

1999, Returning: Twentieth-Century Performances of the King Island Wolf Danc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Krupnik, Igor.

2009, "The Way We See It Coming': Building the Legacy of Indigenous Observations in IPY

2007—2008." In *Smithsonian at the Poles: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Science*, ed. I. Krupnik, M. A. Lang, and S. E. Miller, pp. 129—142.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cholarly Press.

Lantis, M.

1947, *Alaskan Eskimo Ceremonialism*.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Monograph 11. New York: J. J. Augustin.

Larson, M. A.

1995,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Qargi in Northern Alaska" In *Hunting the Largest Animals: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and Subarctic*, ed. P. McCartney, pp. 207—220. Edmonton: Canadian Circumpola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lberta.

Larson, M. A.

2003, "Festival and Tradition: The Whaling Festival at Point Hope." In *Indigenous Ways to the Present: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ed. A. P. McCartney, pp. 341—356.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Lowenstein, T.

1993, Ancient Land: Sacred Whale. The Inuit Hunt and Its Rituals. New

84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McCartney, A. P., ed.

1995, Hunting the Largest Animals: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and Subarctic. Edmonton: Canadian Circumpola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lberta

McCartney, A. P., ed.

2003, Indigenous Ways to the Present: Native Whaling in the Western Arctic.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Murdoch, J.

1892, Ethnological Results of the Point Barrow Expedition. *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1887—1888*, pp. 3—441.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Nelson, E. W.

1899, The Eskimo about Bering Strait.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1896—1897, pp. 3—518.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Oquilluk, W. A.

1973, People of Kauwerak: Legends of the Northern Eskimo. Anchorage: Alaska Methodist University.

Ostermann, H., and E. Holtved, eds.

1952, The Alaskan Eskimos as Described in the Posthumous Notes of Dr. Knud Rasmussen. Trans. W. E. Calvert. Report of the Fifth Thule Expedition, 1921—1924, Volume 10 (3). Copenhagen: Nordisk.

Pulu, T. I. (Qipuk), R. Ramoth-Sampson (Tatqavin), and A. Newlin (Ipiilik).
1980, Whaling: A Way of Life (Agvigich Iglauninat Niginmun).
Anchorage: National Bilingual Materials Development Center, Ru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Alaska.

Rainey, F. G.

1947, The Whale Hunters of Tigara.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41 (2): 231—283.

Ray, P. H.

1885, "Ethnographic Sketch of the Natives of Point Barrow." 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ar Expedition to Point Barrow, Alaska, in Response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December 11, 1884, Part III, pp. 37—6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impson, J.

1875, "Observations on the Western Eskimo and the Country They Inhabit, from Notes Taken During Two Years at Point Barrow." In *Arctic Geography and Ethnology*, pp. 233—275. London: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

Spencer, R. F.

1959, The North Alaskan Eskimo: A Study in Ecology and Society.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171*.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Stefánson, V.

1919, The Stefánson-Anderson Arctic Expedition of the American Museum: Preliminary Ethnological Report. *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4 (1).

Thornton, H. R.

1931, Among the Eskimos of Wales, Alaska, 1890—1893, ed. N. S. Thornton and W. M. Thornton, J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Van Valin, W. B.

1941, Eskimoland Speaks. Caldwell, Idaho: Caxton Printers.

VanStone, J.

1962, *Point Hope*: An Eskimo Village in Transi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Worl, R.

1980, "The North Slope Iñupiat Whaling Complex." In Alaska Native Culture and History, ed. Y. Kotani and W. B. Workman, pp. 305—321.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No. 4. Osaka, Japan: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The Art of Iñupiaq Whaling: Elders' Interpre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olar Year Ethnological Collections"

Aron L. Crowell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Bering Sea and Arctic Ocean, a 2000-year tradition of Alaska Native bowhead whaling continues to the present day as a focus of both subsist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ñupiaq Eskimo elders are interpreting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of whaling artifacts collected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cluding material gathe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olar Expedition to Point Barrow, Alaska (1881—1883). These artistic objects-hunting and boat equipment, regalia for whaling ceremonies, and charms owned by whale boat captains (umialgich) — were acquired during decades of rapid cultural change brought about by interaction with New England whalers, traders, and Presbyterian missionaries. Nonetheless, the social values and spiritual concepts that they express have survived and are carried forward in contemporary whaling. Current research and exhibitions benefit from both Iñupiaq expertise and a rich ethnohistorical literature from Barrow and other northern communities.

Keywords: Inupiat; Whaling skills; Whaling ceremonies